

面對長城

簡瑋 著

陝西出版集團
太白文艺出版社

面对长城

蔺玮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5
散文类.....	6
面对长城.....	6
那些黄土地上的扶犁黑手们.....	7
远嫁的公主.....	8
孤独和清贫是文人的两个情人.....	10
你听到地球母亲哭泣的声音了吗?	11
洛河.....	12
斯诺眼中的吴起镇.....	13
守望.....	13
家园何处?	14
游记类.....	16
寂寞瓦子街.....	16
水乡周庄行.....	17
拙政园.....	18
泸沽湖.....	19
阅读武夷山.....	22
走进傣族村寨.....	23
寻访那座毁弃千年的古城.....	25
谒成吉思汗陵.....	27
谒王昭君墓.....	28
游包公祠.....	29
村庄里的国都.....	30
历史人物：吴起的悲剧人生.....	31
吴起将军守西河.....	34
小说类.....	41
村庄的故事.....	41
童年的学校.....	42
喂牲口的老侯.....	44
白麻子老婆.....	45
报告文学类.....	47
蜡烛.....	47
杂文类.....	49
孔子见南子.....	49

靠什么来了解历史?	50
真话难说.....	51
《史记》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	52
谁敢捅破窗纸?	53
夜郎并非自大.....	54
不要自认为聪明	55
新拍案惊奇	56
执法与面子	57
对比.....	59
权力不是权威.....	60
关于废话的废话	60
也说清贫.....	61
不要将罪责推给女人	62
论文类.....	64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借鉴作用与局限性.....	64
量刑失衡原因之探析	67
论判决书的论理	74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76
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应作为定案依据.....	79
后记.....	81

作者简介

陕西吴起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现任吴起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四级高级法官。业余时间撰写学术论文、通讯报道、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游记等各类体裁文章 170 余篇。

内容简介

本文是一部散文集，书中作品系作者对生活、对社会以及对时代的思考和感悟，表达了作者对简单恬静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表现了作者真诚、执著的生活态度，全书渗透着作者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自序

在人心浮躁的时代，谁不浮躁？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现代文明制造各种噪声笼罩我们的生活，主宰我们的视听。在这个喧闹的世界，我在力求寻觅内心的平静。

我用我晶莹透明的心，面对生命，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所有的人。

我们要有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决定我们的生命质量。心态决定人的状态。有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会物我两忘。能放得下世俗之心，方能成为真正的大丈夫；能放得下大丈夫之心，方能成为仙佛；能放得下成仙成佛之心，方能彻悟宇宙的真相。

我没有彻悟宇宙真相之心，也没有成仙成佛之心，只想成为一个平常人。

我只是这个虚幻世界里的一个永恒传说，我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个匆匆过客。

我胸无大志，喜欢静默。

我喜欢听花开的声音，听落雪的声音，听寂静的夜晚偶尔的虫鸣。

《圣经》中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纷繁喧闹的世间，我用书籍来洗礼自己的心灵。我的内心恬淡清静。

托马斯·德·昆西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不能时常过一种孤寂生活的人，就不可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智力和潜能。”

在长久的内心恬淡清静中，有时感到无羁无绊的自由，想呐喊几声，发出心灵深处的最强音。

19 世纪美国著名作家亨利·戴维·梭罗说：“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的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

但愿我的文字，能够像两枚坚硬的陨石碰撞在一块，偶尔闪出一丝火花。

2011 年 6 月 5 日于吴起

散文类

面对长城

从我记事起，脑子中就留下了关于长城的太多记忆，我家就住在长城脚下。从院子到城墙根是五百步的路程，从城墙根到院子也是五百步的路程，这段距离我用脚步不知量过多少次。

那是一段残破不堪的土墙，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又不知通向什么地方去，蜿蜒连绵，看不出宏伟雄壮的样子。就是这段土墙，留下了我儿时的欢乐和忧伤。

每年春秋两季，劳动的大人们在墙下耕种或者秋收，我们一群小孩则在墙上玩打仗，一队站在墙上防守，另一队则在墙下进攻，进攻的武器是黄土块，俨然是古代的武士。当墙上的防守者们招架不住的时候他们会宣布投降，或者是被墙下的进攻者赶下墙去，那时认为这是再过瘾不过的游戏。把身上打肿或者把脸打破，谁也不去哭，谁也不去给大人告状。如果有被打哭的或者告状的，他就会被认为是胆小鬼，别的小孩再玩耍的时候就会开除他，他也会感到尴尬和孤独的，我们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游戏规则。

最让我们开心的时候当数夏季。夏季到来时，城墙上的破洞里住着许多小鸟，掏小鸟去喂猫是我们的又一大乐趣。那时还没有保护小动物的法规，我们天天在掏小鸟。一次，我们掏小鸟时撞塌了一块城墙墙土，露出两具白骨。我们非但不怕，反而用白骨玩耍，一人一根白骨拿在手里当武器或叼在嘴里当烟斗用。我被母亲发现了，她夺掉白骨，差点没把我打个半死。而另一个玩伴则将白骨的头盖骨拿到学校，放在书桌上临摹写生，胆小的女孩子吓得直叫唤。老师看见后，狠狠地打了那个玩伴两个耳光，让他把头骨送得远远的，这个玩伴则哭着不舍地扔掉了死人头骨。因为大人们认为拿死人骨头玩耍是不吉利的事情。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两人挨打都不轻。我的这位玩伴后来成为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美术编辑，画出了许多为受苦人鸣冤喊屈的组图，参加过好多美术大赛，他的作品有不少获奖。而我则当了一名法官，审过千余名罪犯的法官。我常常想，我审过的那么多罪犯，也不过是些普通的罪犯，是可以经过教育改造成为新人的人。而历史上真正的罪犯，那些杀人无数，丧失人性的人，他们或为王公大臣，或为为富不仁的财主，他们的滔天罪行将由谁来审判呢？法律对于他们是显得那样地苍白无力。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阶级社会，所有的空洞说辞都是骗人的谎言。

想起那些城墙下深埋着的冤魂们，谁又能够为他们鸣冤呢？那些修墙的决策者们，不知到底想没有想过修建这样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有多大的意义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一个王朝就这样灭亡了，长城发挥了多大的防御作用呢？面对这段残破的土墙，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只有孟姜女的眼泪在千年流淌。

记得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曾经登上了明长城最大的烽火台榆林镇北台，那是修建规模十分宏大，气势相当恢弘的巨型建筑。我站在台子上远眺无边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一阵阵寒风袭来，脸像刀割一样疼痛，浑身发冷，而这时我的身上还穿着厚厚的衣服，城墙下还停着放着暖气的小车。我当时在想，当年那些守边的将士们，他们日日夜夜，不避酷暑，不避严寒，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们有多少人被寒风冻死了呢？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在城墙上见过的白骨，他们是冻死的、是饿死的？还是累死的或者其他原因死的苦力或士兵？我不得而

知。

当我站在八达岭的最高处，看着那些游人惊呼拍照的激动场面时，我心里异样地冷静甚至难过。明长城显然比秦长城气派豪华得多，但是明长城也没能挡住明王朝灭亡的命运。一群陕北汉子，被命运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们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了刀枪，杀进了北京城，皇帝吓得上吊死了，一个王朝就这样完结了。当汉奸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时，长城更像是一座敞开的大门，迎接他们顺利地进入中华大地，一个以暴易暴的新王朝又开始了新的统治。

往事像流水一样逝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借鉴的作用和思考的意义。正像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权要想永久长存，就要在广大民众中筑起一座心墙，一座万众一心的心墙。这堵墙，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墙，是谁也无法摧毁的长城！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8年1月13日第3版

那些黄土地上的扶犁黑手们

站在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上，我真的很想流泪。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经过怎样的煎熬、怎样的苦痛才活过来的。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遭受磨难的五千年。自从中华大地上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刀耕火种的痕迹。历次的战乱和苦役，又使多少人暴尸荒野、深埋沟壑。

黄土高原这块厚重的土地，承载了中华民族怎样的灾难和辛酸呢？遍布各处的人类活动的痕迹在给我们讲述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每一段城墙、每一座古堡、每一块石碑以及所有人类留下的遗迹都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曲曲悲壮的故事、一段段辛酸的历史。

上古三代时的黄土地，是各个部落邦国诸侯争夺的焦点，是四战之地。鬼方是居住于陕甘北部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他们是后来匈奴族的祖先，也是在陕北生活时间最长的族群。白狄成为春秋争霸的牺牲品，鲜虞中山国的事迹是陕北人在战国时代的悲壮历史。秦魏逐鹿陕北，陕北人先为魏国筑城，后又为秦国修长城。这些我们黄土地上的陕北先民们，他们拿起武器是兵，放下武器是民。他们的精力被消耗殆尽，他们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辉煌。

当我抚摸着黄土地上秦长城断壁残垣的时候，当我的足迹踏上秦直道的时候，当我在凝视汉砖晋瓦的时候，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历次灾难，黄土地上的我们的祖先哪一次能够幸免呢？蒙恬的秦长城没有使秦王朝的江山万代相传，却使多少苦役命丧黄泉。汉朝连年的征战又使黄土地成为主战场。五胡十六国的大夏国国都统万城深埋了多少黄土儿女，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冤魂们，有多少能被历史记忆呢？他们的灾难又有谁知道呢？我问苍天，苍天不语；我问大地，大地无言！只有静静的红柳河河水，依旧在汨汨地流淌。

宋夏时候、宋金元时候，灾难再一次降临在黄土大地上，降临在我们祖先的头上。看着陕北、晋西、陇东的山梁沟壑，处处是古城堡、处处是烽火台、处处是古战场。看遗迹，怎能叫人不伤悲！当年那些骁勇善战的将军哪去了？当年那些杰出的政治家哪去了？当年那些帝王哪去了？当年那些筑城修堡的农夫哪去了呢？往事像一股烟云化为乌有，千年白骨似在诉说着那一段悲惨的往事。

历史一再重复，悲剧不断重演。“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要想天下太平，除非贪婪的统治者没有了贪欲，但这不可能，这是痴人说梦。因而加在人民头上的永远只能是永无止境的劳役和兵役。明朝黄土地上的人们，处在蒙汉交战的中心地带，又一次重复着先人们的悲剧。他们服苦役修城墙，筑墩台。有多少女人失去了丈夫？有多少孩子没了父亲？有多少老人没了子女？犬牙交错的战争遭难的是谁？就是这些以农为生的我们的先祖们。

明末的陕北，遭遇了人间罕见的灾难。天灾人祸，夺走了无数无辜平民的生命。大的灾荒、沉重的压迫促成了大的觉醒，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历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农民起义在陕北形成了，陕北人带领天下百姓转战南北，纵横中国，一举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陕北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王嘉胤、王左挂等等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陕北汉子，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将积压在心头的几千年的怒火喷涌而出，像火山喷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最为英勇悲壮、最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

在清朝，黄土地上的人们更是度日如年，他们除遭受阶级压迫外，还要遭受民族压迫。顺治十六年（1659），延长知县舒畅所见陕北景象是：“但见凋瘵之状，鹄面鸠形；疾苦之声，呼天抢地。备询情由，乃知兵荒屠戮之后，生齿寥寥，而赋额如故。一丁赔数十丁之条，一丁应数十丁之役，百孔千疮，脂膏已竭。欲救死而无生可谋，欲医疮而无鲜肉可剜。涸辙之鱼，穷壁之兽，惶惶不可朝夕，真使郑侠之图，笔端难画；贾谊之涕，饮血无声。”这情景不比马懋才目睹明末安塞县的惨状好多少。以后的鸦片荼毒、洋教盛行、回民起义等等一系列灾难，黄土地上的哪一个人能够幸免呢？

一再承受人类历史灾难的黄土地上的人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他们张开双臂，迎接了中央红军，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使人民战争能够胜利。黄土地收留了人民军队、黄土地养育了人民军队、黄土地支持了人民军队、黄土地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块厚重的黄土地啊！你是怎样的胸怀呢？

面对这块经历了几千年沧桑和苦难的黄土地，我长跪不起。这里深埋着我的祖先，这里深埋着中华民族的灾难。这里的一座座荒坟都是一幕幕悲剧故事；这里的一块块瓦砾都是一幅幅惨烈画卷。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如今，黄土地上的人们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人类文明史上开始书写新的辉煌，他们将黄土地变成绿土地，他们用机器的轰鸣声取代过去的刀枪厮杀声。他们开启了新的生活，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篇章。谁能说这不是又一场革命呢？

原文载于《延河》2008 年第 9 期

《延河文学月刊》2008 年第 9 期

《宝塔山》2008 年第 1 期

《固原日报》2009 年 3 月 28 日第 3 版

《延安日报》2008 年 12 月 16 日第 6 版

远嫁的公主

这是一个用女人换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女人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时代。她已经是第八个远嫁的汉代公主了，同以前所有的公主一样，她将命运交给了国家，她将个人的幸福埋葬在了心底。

历史的浪花虽卷去千万个命运悲凄的红颜素女，却卷不走她们沉重的历史悲诉。如果能用自己的双手去拉回历史的车轮，挽回她们的命运，我愿穷极一生这样做。一个貌美如花的少女却被当做政治联姻的工具，远嫁野蛮落后的西域乌孙，这十分残忍的命运安排，竟落在一个无辜的少女身上；汉室为了灭匈奴，却以一个无知少女刘细君的一生为代价来取得与乌孙的共和……沉重的幽怨，沉重的悲痛深深敲击着我的心扉，肯定也敲击着这位少女的心扉。

我想象不出西域的朔风如何掠过这柔弱的女子，遮天的黄沙如何淹没了远行的人马。细君，你可哭了？你可曾梦见长江岸边的家乡？梦见长安巍峨的宫苑？命运为什么打开了门就

必定要关上窗子。

你有你青春年少的梦想，你有你心中的白马王子。然而这一切，都被现实这个无情的恶魔扼杀了。送嫁的队伍从扬州向着“去长安八千九百里”的乌孙出发了。车马鳞鳞，华盖亭亭，车队行走在黄土路上。前面已经是灵璧境内，壁立山前，人踟蹰，马不前。你轻轻下了木轮车，东望乡关，家乡扬州已经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西望长安，前面的路途，依然遥远得望不到尽头。你手抚巨石，久久不忍离去，时间过去了很久，手上的汗渍居然在岩石上留下了一枚清晰的手印……难怪元朝诗人钱惟善路过灵璧，挥笔题诗《灵璧手印篇》：“万里穷愁天一方，曾驻鸣镳倚灵璧。灵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烂胭脂节。”真是故土难离！

细君啊！你的悲苦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我仍能清晰地听到你那悲切的哭诉声，我不由得为你潸然落泪。你用悲愁和痛苦作成《悲愁歌》：“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是你啼血的呐喊，我听了之后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异国的狂风吹起了漫天黄沙，吹进了毡帐，寒风像刀割一样刺痛你的脸，也刺痛我的心。从小吃惯了鱼虾的江南女子，怎么能够下咽腥膻的羊肉与羊肉呢？怎么能够喝下酸馐的奶子呢？高飞的大雁啊！让人多么羡慕，自由的长空任凭翱翔。而你，一个贵为公主的少妇，一个身为王妃的阔妇，谁又能知道你流血的心呢？一个腥臭难闻的老头子要拥你入怀，这是将美玉置于溷藩之中，这样的生活比刀割还痛苦，比死亡还难受。这一切，你是怎么忍下来的呢？你向谁去诉说呢！？

老国王昆莫猎骄靡老了，本以为这下可以解脱了，可以像大雁一样自由了，然而命运总是爱捉弄那些命运悲惨的人。老国王在临死之前，将公主转赠给其孙岑陁军须靡做老婆。对于从小接受礼仪教化的你来说，这样灭绝人伦的事情绝不能做，于是你向汉武帝上书报告，要求返乡。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对于你来说，这样的答复无疑是当头一棒，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无奈之下，你强忍着泪水与岑陁军须靡结为夫妇，一年后生下可爱的女儿少夫。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承欢膝下，历尽艰辛的你方始感受到天伦之乐。然而无尽的悲苦仍时时萦绕你的心头，好似毒蛇一样缠绕着你，让你永远无法轻松。在西域生活数年之后，你结着愁怨结束了人生之旅的最后途程，在乌孙瞑目长逝。

两千年后我远道而来看你，站在伊犁伊宁公主纪念馆前凝眸你怀抱琵琶，含怨含羞的塑像；凝眸你端坐在纱帷轻笼的帐内，目光微微下垂的神态，我读懂了你。我的心又一次强烈地颤动起来。

当许多文人盛称你远嫁的义举时，又有几个人知道你复杂而无奈的内心。在历史演变中，人，特别是一个女人，其权利得到了多少尊重呢？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7年11月7日第3版

附

满庭芳·驿路公主文/长安丽人

为博友藺玮《远嫁的公主》填词冷月边关，阴山牧笛，直临大漠孤烟。

昔时宫阙，恍若梦魂牵。

出嫁皇恩浩瀚，风中燕，颠沛流离。

千秋业、纤柔身系，帝胄恨谁怜？

无缘，皆定数，寻常苦乐，云雾笋鸢。

别霓裳御辇，红粉婵娟。

西望长安不见，平沙落，哀雁盘旋。

一方陌、心如黄鹄，归去万重天。

孤独和清贫是文人的两个情人

当你漫步走进中外文学的神圣殿堂，小心翼翼地翻开那些令人目醉神迷的艺术大作的时候，你就会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悲愤交加，时而心绪平静，时而理智清醒。仔细品味着这些清洁优美的文字，你杂乱的心境就好像是经过圣水的洗涤一样清新，面对红尘的喧嚣，你的心如止水一般平静，这其实是在享受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

然而，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大凡世界级的艺术巨著，他们的作者大都一贫如洗，有的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几乎过着乞讨的日子。同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寂寞生活。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为名利所累，他们将一种伟大的精神财富长留世间，他们的光辉与日月同在。

我们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读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名著，我们在欣赏作品美妙艺术价值的时候，有谁曾记起他们在著述过程中所遭受的艰辛和困苦呢？曹雪芹在著述《红楼梦》的时候，家境败落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地步，以致他死后敦诚在《挽曹雪芹》的诗中这样写道：“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样的悲切诗句，这是曹雪芹晚景凄凉最真实的写照。鲁迅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的讽刺杰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活窘迫，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境地。而志怪小说大师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只能靠教书和给人当幕僚为生。

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王”的狄更斯，一直与清贫为伴侣，他小时候父亲曾带他到酒店表演节目混饭吃，后来又在皮鞋油作坊当学徒。《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成名之前是西安郊区的一个农民，家里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土炕上的跳蚤常常叮得他浑身发痒，走到大街上看着肉夹馍直流口水。沈从文初到北京时连饼子都吃不上，全靠郁达夫、胡适、巴金等人的接济才立住脚。湖畔诗人汪静之在杭州读书时吃不饱饭，就厚着脸皮向胡适借钱，胡适则背着老婆偷偷地借给他。日本艺术大师秋田雨雀风趣地说：“我穷得手里只剩下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吃还是炒了吃。”清贫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是最高的精神境界。

有些文人耐不住清贫，他们或者向富人摇尾乞怜，求得残羹冷炙吃；或者替官僚充当吹鼓手，奴颜婢膝地换取他们的欢颜。这样的文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些小丑，他们不配做文人，文学的圣洁殿堂不容许他们恣意践踏。小丑式的文人的文章经不起时间老人的锻磨，他们的文章比他们的尸首腐朽得更早。

能够忍受孤独是文人们的又一大共同点。福克纳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住在偏僻的农庄里，肯尼迪当选总统以后请他吃饭，他却冷冷地拒绝了，他说：“就为吃一顿饭让我跑到白宫去啊？太远了，我走不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萨特却以“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为由谢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国古代的陶渊明弃官归隐后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不以为苦反而高兴地说：“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

文人们的性格过于离奇古怪，有时使人感到简直无法理解。就拿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来说吧，他俩白天各自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谢绝客人的来访。一次，一个权威人士拜访钱先生，他把门拉开后说：“谢谢，我很忙。”便把门关上了。还有一次江青请他参加国宴，他对来说：“你就说我很忙。”来说：“那你就说你病了？”钱先生却说：“不，我身体很好，我不去！”这就是一个不会见风使舵、不会八面玲珑的大学者的真本色。最能理解钱钟书的人当数沈从文，他和钱先生住在一个小区里 20 多年只串过两回门。沈从文从湖南老家带来特产后放在钱钟书家门前的台阶上，然后回家打电话告诉他出来取。

这些伟大的学者们，他们就像天上那些璀璨闪耀的明星一样，把光华留给世间；他们就像旷野上孤独行走的虎豹一样，走向风雪弥漫处。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8 年 10 月 18 日第 3 版

你听到地球母亲哭泣的声音了吗？

有一首叫《文明人》的诗是这样写的：“蝗虫般的凶心，吃光了万物，开始吞食子孙；文明的枪口冒烟了，打碎了文明的梦境，一架架天平失衡；千年雪山香消玉殒，大河上下永失滔滔，几多幸存风雨飘摇；树桩狼牙交错，渔火化作鬼火，鸟鸣变成哀号；文明人，请放下手中的剑，苍天已经知晓，自掘坟墓，在劫难逃！”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现实。记得我小的时候，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白，风是那么清。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着那么多小鸟。就是我们最讨厌的白颈乌鸦和红嘴乌鸦，那时也是成群结队地在蓝天上飞翔，而现在连麻雀也不多见。那时读辛弃疾的词，读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两句的时候，感觉特别亲切。每当夏夜，那蛙声真是连成一片，像动人的歌声一样，美妙极了！然而，仅仅20多年，夏夜的蛙声很难再听到，河流死一般的寂静。我们当年天天游泳玩耍的那条河，为现代工业文明所“净化”。河面上的油污掺杂着死亡的小生命在漂浮。河流依旧汨汨地流淌，好像是地球母亲呜咽的悲鸣声。

人类，这种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的“恐龙”的动物，正在将贪婪的黑手伸向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在大肆地捕杀各种野生动物，他们在用刀锯毁灭一片片森林，他们甚至将黑手伸向地球更深处，破坏性地开采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有人计算过，像这样的毁灭速度，再过20年，地球将有三分之一的物种灭亡。古老的森林注定要在刽子手的刀锯下断头，踏青和放牧的草原大片地荒漠化，冰原不断消失，地球逐渐变暖，地下资源枯竭，人类将要遭遇灭顶之灾。

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马逊原始森林面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各国的森林面积都在逐渐减少，毁灭森林就是毁灭我们自己，就是在破坏我们的家园。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动物没有了栖息地，它们在迅速灭亡。地球上没有森林，我们呼吸都困难，怎谈有健康的生存环境呢？森林遭受破坏，就等于我们遭受侵害。

有这样一则故事让我感动不已，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从不用一次性筷子。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要带上自己的塑料筷子，他不是讲究，更不是作秀，而是在呼吁人们要节约木材。每当我走进饭馆，看到一捆捆的一次性筷子被不断扔掉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剧烈颤抖，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在自我戕害。记得有一位邮递员曾这样比喻毁坏木材的行径，他说：“砍伐木材去做三合板和卫生纸，简直就像用名画来当包装纸一样！”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好多人就是不知道。

地球，这个有着46亿岁的生命球体，将来是否能够寿终正寝呢？我在担心，我担心她的儿子，被称为文明人的当代“恐龙”，正在给他的母亲掘下坟墓。石油，我们地球母亲的黑色血液，正在被人类破坏性地开采。当石油用光的时候，我们还用什么做能源和燃料呢？当地下水被不断地抽取，地表水在不断地遭受污染破坏，使得地壳在逐渐下陷。地球在承受了这样巨大的灾难之后，这位忍辱负重的母亲在痛苦地颤抖。有一首歌谣不是这么说的吗：“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敲响了警钟。

当我在报纸上不断地看到某地石油增产的消息，看到某个钻采公司经理如何能干的时候，看到某地的主导产业以石油为龙头的时候，我的心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我看到我们的石油和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被廉价开采、廉价出售，在贪图眼前利益的利益驱动下，在短视行为的引导下遭受空前破坏的时候，我似乎又一次听到地球母亲痛苦的呻吟声。

地球啊！你这万物之母，你到底能走多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万物是平等的。对地球之母而言，蟋蟀和人类并无不同，池塘边自弹自唱的蟋蟀，睡莲上端坐如虎踞的青蛙，与人类毫无二致，众生生而平等。

像细菌一样繁殖的被称为“文明人”的人类，在不断地将灾难带给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和地球本身的同时，最后也将灾难留给自己，自己在吞食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每当有一个给地球母亲伤口撒盐的生命归于尘埃的时候，地球都要用鲜花和礼炮来迎接他，因为至少或多或少可以增加她的生命养分，减轻一点她的负担。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07年6月20日第3版

洛河

头道川与乱石头川的河水在吴起镇的后街交汇后，便被称为洛河。洛河是一条古老而又年轻的河。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地质成因上同黄河一样古老，又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说它年轻，是因为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指引下，洛河两岸绿树成荫，河水由过去的混浊变得清澈。洛河是一条具有独特气质与个性的河流。它像一位伟大的哲人一样，永远蕴涵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哲理。

洛河的性格是倔强的，它虽然很小，小得让人看不起眼，在密如蛛网的中国河系图中有时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但它并不自轻自贱。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述洛河的，洛河在同黄河并肩南行的时候，黄河以其不可一世的傲慢姿态藐视洛河，并喝令洛河速速流入黄河，洛河难以忍受这种盛气凌人的侮辱，盛怒之下，在即将流入黄河之际，转而投入渭河。

洛河的脾气是暴戾的，就像陕北的汉子一样，具有放荡不羁与傲视万物的粗犷野性。山洪暴发时，洛河简直就是一头疯狂的猛兽，怒涛汹涌，声浪惊天，淹没两岸庄稼，摧毁万家农舍。传说明朝时候，吴起镇的后街叫张千户岔，属定边所辖，这里人烟稠密，商市云集，是汉蒙两族做生意的聚集地，住户多为张姓。有一年洪水猛涨，将张千户岔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这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张献忠时年五岁，就是这里人，也跟着父亲随着逃亡大军逃亡到200里外的定边卫柳树涧住下来。就是这次洪水，造就了一位如洪水一样凶猛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为一个建国200多年的王朝的覆灭预备下了掘墓人。

洛河有时又是温顺的，像母亲般慈祥。它缓缓流淌，逶迤南行。农夫用河水浇灌两岸的田园，牧人赶着牛羊到河边饮水，村妇们则成群结伴到河边浣洗衣裙。这条极其普通而平凡的河流，我们的祖辈到底享受了其怎样的恩泽呢？谁也无法说清。但是郑国渠的修成，灌溉了关中地区的4万顷农田，为秦国的强大，扫灭六国、一统天下，结束长期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上又有哪一条河流能同其相比呢？

洛河是一条英雄的河流，走过多少将军？饮过多少战马？我们已无从知晓，只知道它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摇篮。刘志丹这位喝着洛河水长大的地道的陕北汉子，早早地就将革命的火种撒遍了洛河两岸。当红军长征行至甘肃境内正在举目四望该向何方的时候，得知陕北是赤旗飘舞的世界，便改变行军方案，将大军开进了洛河源头的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了师。毛泽东领着许多后来成为共和国脊梁的将军们沿洛河四周布了防，一举击溃了马鸿逵的匪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洛河源头的吴起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今，吴起镇还流传着徐特立冒着刺骨的冰水救起老大娘的故事；至今，吴起镇还流传着农夫背毛泽东过洛河指挥战役的故事；至今，吴起镇还流传着毛泽东接见当地游击队长张明科的感人故事；至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英雄多已作古，但是洛河儿女，却将英雄的故事一说再说。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弹洞早已夷平，洛河两岸的英雄儿女正以气吞山河的革命气概，在这块洒满英雄鲜血的红色土地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勤劳的吴起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扼住了水土流失这个循环往复的穷根。洛河的水清了，清得那样透亮，谁能说这不是一场革命呢？

原文载于《延安文学》

斯诺眼中的吴起镇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对我西北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对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做了深入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进行了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这期间，斯诺曾路过吴起镇，对这个红军长征归宿地的小镇子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采访。

斯诺从保安出发，行了几天山路，来到了“陕北苏区的一个‘工业中心’”吴起镇，看到方圆数百里之内都是半牧区，人们住在窑洞里，完全同几千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许多农民仍留着辫子，马、驴、骆驼是最新式的交通工具。吴起镇人用菜油点灯，蜡烛是奢侈品，电灯闻所未闻，外国人像爱斯基摩人在非洲一样罕见。在吴起镇，斯诺最感兴趣的还是工业，并在这方面作了细致的报道。他认为，吴起镇是红区工厂工业最集中的地方，作为红军的主要工厂所在地，也很重要。斯诺在兵工厂厂长何锡阳的陪同下参观了兵工厂。当时的兵工厂有 140 名机工和学徒工，工厂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主要好处是不怕轰炸。兵工厂分制造车间和修理车间，修理制造的武器主要用于装备游击队，正规部队的武器主要靠从敌人手中夺取。

除采访兵工厂外，斯诺还参观了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和一家药房。从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群仙女士那里了解到，吴起镇工厂里的工人月薪 10 至 15 元，膳食由国家供给。工人可以免费医疗，工伤可以补偿，女工有产假，还有简陋的托儿所、俱乐部、学校等。

斯诺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暂的三天采访，这里的条件虽然艰苦，环境险恶，但斯诺的心情是舒畅的，他不由自主地说：“吴起镇，得了我的欢心。”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简单，但至少这是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原文刊载于《延安日报》1995 年 10 月 1 日第 3 版

守望

秋风吹动着张凤英老太太的满头银发，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张老太太坐在刘河湾自家院子的大门外，仰头望着胜利山上的那棵杜梨树，那棵当年毛泽东在吴起镇指挥“切尾巴”战斗时曾经在下面休息过的树，像一尊石雕一样一动不动。人们知道，张老太太又一次陷入了对 70 年前那段往事的沉思之中。

张凤英老太太从小是个苦命人，她的娘家在甘肃省华池县柔远城子，母亲老早就去世了，靠给人家拉长工的父亲也无力养活自己的女儿。在张老太太十四岁那年，父亲便将她卖给吴起镇刘河湾村一李姓人家当童养媳。丈夫李占魁老实巴交，靠给宗圪堵村的宗老大揽工勉强度日，张老太太那时也跟着丈夫给宗家揽工。

1935 年农历九月的一天，张凤英忽然见宗家老少几十口慌慌张张，议论纷纷，说是从头条川下来了大部队可能要在吴起镇打一场大仗，刘河湾、宗圪堵这些村子离吴起镇仅二三公里，肯定不能幸免。于是宗家的人带着伙计卷起家中的细软四处逃散。临走时掌柜对张凤英说：“我们和你丈夫出去办几天事就回来，你待在家里给我们好好看门，不许乱跑，如果不听话，小心打断你的腿！”受尽欺凌的张凤英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宗老大他们跑了的当天下午，宗圪堵就来了许多军队，他们头戴灰色八角帽，帽子上有

闪闪发光的红五星，个个面色憔悴，衣服破烂，身上背着武器和一个又细又长的粮袋子。有几个人来到院子里问张凤英：“家里的人呢？”“跑了。”又问：“你为什么还不跑？”答：“给人家揽工，不让跑。”其中有一人说道：“怪可怜的小孩子，你的家可以借宿吗？”张凤英点点头。

当时到底来了多少人，年幼的张凤英自己也不晓得，她只记得附近所有的村子都住满了人，但还有好些没处住。有的住在牛棚里，有的住在羊圈里，有的干脆住在野外的帐篷里。

这些人来的第三天，就在吴起镇周围打了一仗，张凤英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好像是村妇在打毡的声音，吓得她定定地躲在窑里不敢出去。战斗一结束，宗圪堵就抬来许多伤兵，样子挺吓人的，他们见张凤英害怕的样子，就说：“伢子，别怕，我们是红军，是为人民打敌人的。等打败了敌人，我们就有好日子过。”看着这些人和蔼的样子，张凤英就不怕了。便帮他们做饭，吊水，照顾伤员。

令张凤英不能忘记的是炊事班的康大叔，他把饭做好后便喊“小鬼，开饭！”于是张凤英就和红军战士们挤在一块吃饭。有一天康大叔忽然问张凤英道：“光喊小鬼不行啊！你叫什么名字？”张凤英掉了几滴眼泪说：“我只知道自己姓张，没人给我取名字。”康大叔眉头皱了皱说道：“你就叫张凤英吧！你就像凤凰一样英俊，你就是我们英勇红军的小凤凰！”听了康大叔的解释，张凤英激动地大哭了起来。从此，红军战士们就不再叫她“小鬼”了，都凤英长凤英短的叫个不停。

红军队伍中有个女卫生员也姓张，张凤英喊她大姐，并常常帮她给伤员喂水喂饭包扎伤口。有一个小战士下巴伤得很厉害，他不断地喊着口渴。等张大姐和张凤英将冷开水灌到他的口里时，这位战士已永久地长眠了。跟他一起出来参军的弟弟，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见哥哥死了，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还在张凤英老太太的耳际回荡。每当想起红军小战士凄惨的哭声，张凤英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张大姐也真像张凤英的亲姐姐，她对张凤英无微不至的关怀令张凤英感动不已。她向张凤英讲红军是怎样的军队，红军要干什么等等革命道理。那时张凤英年龄小，听着张大姐讲述的革命道理，似懂非懂地只是点头，张大姐见张凤英的衣服破了，便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件衣服让张凤英穿，张凤英不要。张大姐只好说：“等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买新的穿。”

红军在宗圪堵住了 10 多天，张凤英便和他们结下了生死情谊。红军临行的时候，张凤英哭成了泪人。康大叔安慰她说：“我们还会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当红军。”并赠给张凤英一捆白布。

70 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些鲜活的面容虽然渐渐远去，但是对于住在胜利山下的张凤英老人来说，却是历久弥新，那段令她生活进入全新时代的岁月永远让她无法挥去。

原文载于《延安文学》和《延河》

《延安日报》2005 年 10 月 20 日第 3 版

家园何处？

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哪一天会再回来。

曾经的家园，现在已经变成遥远的回忆，找不到老屋，找不到磨坊，更找不到牛圈……感谢有你，在伤感的午后，在落魄的雨夜。

今生在这里，在我们能够到达的地方生活，漫游，时间会不急不躁将我们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摧毁。造起一栋房子，住进去，生活好多年，但这座房子能证明，你曾在这里住过。我们走过一条路，路旁奇异的美景让你驻足流连，惊喜不已。但这些花，这些树能证明，你曾从这里走过。儿时的我们曾在盛夏村口的老树下停留，为它们落一滴感动的泪。

对一朵花微笑、对一株草敬礼、对一粒虫凝眸，或许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不经意的瞬间，

但对于花草虫来说，却是飘过它们生命中的一片巨大浮云。

童年的我，在大山深处，曾经听过风在唱歌，看过风在起舞。在极静极静的夏日的午后，在山坡上，两股风在旋转，一会儿便旋在一块，它们拥抱着，亲昵着，在很远的地方才散开。演绎世间绝美的爱情故事。

多年后的我还在沉思这样的美景。当我们沉思的时候，这些东西还会再有么？它们是否还会存在于这个世上？还是像流星那样，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到它存在过的痕迹？

那堵老土墙，那磨损的窗台，那床上布满刮痕和涂画的旧木板，无法证明你曾在这里待过；那些过往了无数次的明亮阳光和狂风暴雨，无法证明你曾在这片天空下待过；有时候，只有你自己明白，你还在这个世上真实地存在，风会把人刮老。

动物和植物，以及那些我们以为没有思想，没有生命的东西，也许都比人类深谙很多生存的道理。它们没有太多负担，只明白依照自然规律而行，便是最好的。只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才能读懂那些虫子，才能理解生命的真谛。我于是想起法布尔，想起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当你用心去聆听世界，世界就会给你最美的乐音。

在物欲横流的今日有谁不浮躁呢？在城市的机器轰鸣声中乡村就是曾经的旧梦。陶渊明的田园只能在书中想象：“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羲皇上人我们是做不成了，天空中很少飞鸟划过，贪婪毁了我们的家园，自私让我们断了后路。

再大的房子也不过是临时住所，所站的土地只有几尺见方，却以为自己踩住了整个世界。几小时前还把贪婪的黑手伸向地球，为自己的贪欲在攫取。几小时后，地球轻轻一抖，狂妄的或者不狂妄的生命须臾间便灰飞烟灭。

动物消失了，植物消失了，能源枯竭了，气候变暖了，冰雪融化了，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想起我们所犯下的罪孽，我不禁毛骨悚然，我们如何向子孙交差？

世界窥探人们的思想，从数百万年前的漫不经心，到现在的喜怒无常。

我站在城市的高楼上俯瞰街道上像甲壳虫一样多的汽车以及来来往往在街上不断穿行的人群，陷入一种沉沉的思索之中。那些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为自己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自己的身后正在潜藏着巨大的灾难。

人类的确是既可爱又可恶的。很多时候，人类在自己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却要夺取大自然中其他生物的生命。当我看到一个藏羚羊被偷猎分子猎杀的时候，就好像是看到地球毁灭的那一刻。罪恶并不会总是受到惩罚，但却让人失望或绝望。当父母把自己的生存经验饱含深情地教给孩子们，努力思考这个世界，为他人，甚至为别的物种的生死存亡抗争时，人类真的是值得世界宠爱的。

我也许懂得了世界，但我弄不懂的始终是自己，弄不懂的是人类。每个物种都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就像两种性质不同的液体，无法融在一起。被视为世界最聪明的人类，每天都在为自己挖掘坟墓，毁灭自己。

原文载于《延安日报》2011年6月14日第6版

游记类

寂寞瓦子街

原本以为瓦子街是一条物产富饶、人声鼎沸的繁华街市。因为在我军的历史上，瓦子街战役首创了一战全歼国民党一个整编军的辉煌战绩，所以瓦子街这个伟大的名字老早就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后来读延安籍作家高安侠《老钟的瓦子街》和孙文珍的《巍巍青山埋忠骨》两篇散文，更增加了我对这个地方的神秘感和向往感。

9月的陕北高原，天气格外晴朗，我约了两位朋友开着一辆越野车从黄龙向宜川方向行驶。车子寂寞地在窄窄的公路上缓缓前行，半天遇不到一辆别的车，行人也很难见到。四周重峦叠翠的山峰像母亲温柔的臂膀，将公路拥于幽深的山谷间。明净的蓝天之下是一望无际的山林，葱茏茂密。

当车子行驶到距黄龙县50公里地的时候，瓦子街烈士纪念碑的路标赫然显现在眼前。我们将车子停在陵园门口准备买票的时候，却发现陵园四周是那样的寂静，没有一个凭吊的游人，卖票的门房也没有人，陵园的大门却敞开着。于是我们便小心翼翼地走进陵园，站在王震将军题写碑名的纪念碑前观看碑文。这时，忽然听到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把门票买了！”于是我们一齐回头张望，发现一个女人远远地站在大门外跟另一个女人聊天。我这时也大声说道：“你把纪念馆的门打开，我们给你买票。”这个女人没有理会我们，仍旧在继续聊天。无奈，我们只好转到纪念碑后的烈士墓前凭吊。

像馒头一样众多的坟墓掩映在茂密的树林中，树上落着的几只乌鸦时不时地在怪叫，格外刺耳，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在烈士墓前，我只看到任世鸿团长、武治安参谋长等少数几个解放军将领的墓碑，而大多数士兵则被合葬，他们连名字也没留下。因为在打扫瓦子街战场的时候，发现穿着解放军衣服的尸体共计是5287名，所以以此判断我军牺牲将士为这个数。

当我们走出墓区的时候，那位聊天的妇女拿着钥匙给我们打开纪念馆的房门。纪念馆墙壁上的一幅幅黑白照片讲述着这场战役的前后经过，照片多为战役双方的高层指挥官的基本情况介绍。在这里，我在仔细地寻找牺牲的普通士兵的名单和他们的基本情况，却怎么也找不到。我向这位妇女索要解放军阵亡将士的名单，她说没有完整的名单，只有部分留下了姓名。我又要求购买关于瓦子街战役的书籍，她说也没有。

我感到很失望，于是恳求这位妇女给我们解说瓦子街战役的情况，她说你们人少，按规定不给解说。我说你按规定收取解说费，我不会少你的，她还是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采取不断提问的方法向她了解战争的全过程，她在不经意间给我们讲述了战争的前后经过。

1948年2月，瓦子街异常寒冷，大雪弥漫。我西北野战军包围了宜川县城，胡宗南命令国民党二十九军增援。当刘戡率领24000多人行至瓦子街的时候，被我军阻于丁家湾、任家湾和铁笼湾等狭小地区。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全歼国民党二十九军，俘敌18000人、击毙6000余，军长刘戡自尽，九十师师长严明被击毙。

关于这场惨烈的战争，我想起了高安侠在《老钟的瓦子街》中的描述：（老钟）到了瓦子街后，先头部队已经和刘戡打起来了，那仗打得呀，炮弹把瓦子街方圆几里的地皮都给翻了一遍，全是红赤赤的焦土。瓦子街前面的那条河里，泡着数不清的尸首，河水都成了红